

华屋红，华屋绿

从瑞金城往东南约15公里，便到了著名的红军烈士村——华屋。

这是叶坪镇黄沙村的一个自然村，村庄里世代生活着以农耕为主的华姓子孙。村子的后山上，生长最为茂盛的，是松树。

华屋的松树，是有故事的。1934年10月，红军长征出发前，17位华姓后生栽下了17棵松树。后来，他们全都牺牲在了长征途中。为了纪念那些英勇的烈士，人们在松林间建起一座红军烈士纪念亭，把这片小树林称为烈士林。

80多年过去，所有的壮怀激烈都已复归平静。唯有华屋人的生活，牵动着太多人的心。是的，烈士的亲人和后代，还在这片土地上繁衍、生息。

沐浴着发展的春风，华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2021年，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，我又一次走进华屋村，去看看那里的红军后代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，他们经历了怎样的重大变迁和心灵洗礼。

跟党走，一辈子

夏日的熏风穿过后山，轻拂着一幢绿阴掩映的二层小楼房。在一楼的房檐下，三个大红灯笼微微摇晃着，一只母鸡则在屋侧的草地上安闲啄食。放眼周遭，无不呈现一派朴素而宁静的乡村图景。

这是华屋专为村里的五保户建造的保障房，房屋共四套，94岁高龄的老党员华从柏和他92岁的老伴刘桃秀，便居住在一楼左手边的那套房子里。透过宽大的纱窗，刘桃秀正在屋子里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。华从柏从里间慢慢挪出来，一边对老伴说：“好啦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”原来，刘桃秀年纪大了，脑子已经有些糊涂。而华从柏最近几年开始腿脚不便，走路只能一步一挪，上坡下坎都很艰难。夫妻俩没有儿子，大半生居住在土坯房里，没钱改建新居，直到被村里列为五保户，于2015年春节搬进一分钱都不用的新房里。

说起一生的经历，华从柏有一肚子倒不完的苦水：“7岁，我爸爸就去世了；12岁，我妈妈又去世，苦啊。”失去了父母的荫护，华从柏只能跟随大他十几岁的哥哥华崇松生活（1934年，华崇松响应号召去当红军，在长征途中受俘掉队，伤好后回到华屋）。

穷和苦，曾经是烙印在华从柏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。瑞金方言中，习惯将单身汉叫做“单尺子”。华从柏便是这样调侃自己：“我当了一二十年老光棍，‘单尺子’，没钱，讨不到老婆。”年近四十，华从柏才经乡亲介绍成婚，算是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妻子刘桃秀是个二婚亲，最重要的是，讨这头亲不要钱。

在华屋，华从柏是党龄最长的老党员，自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已经过去了整整64年。回顾一生的经历，华从柏至今仍觉得自豪：“我一辈子听党的话，党叫我干啥就干啥。”

其实，早在入党之前，华从柏的行动，已经像一个党员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积极投身土改，当过民兵排长，一路做到了民兵连长。1952年，华从柏在村里当互助组长，负责着一个组四五户人家的工作。1954年，他又做了华屋初级社社长，带领村民到田里干活，安排下种，管理田间作物。“那时候工余时间专门开会，反正一个光棍，家里也没别的事做，我总是十分积极。”华从柏说。

大集体时期，华从柏在村里当小组长，记工分。有时工作也不太好做，比如村里有个妇女，大家都怕她，每次出工都是最后到，还振振有词，理由一大堆。回忆这件事，华从柏挺得意：“不好管理，但她就服我，只有我去叫才行。”华从柏的秘诀是，给她讲道理，和风细雨地讲：“村里这么多人，你也后面来，他也后面来，田里的活就干不完。生产搞不好，大家就吃不饱。”没想到那位妇女听进去了，从此每天安安稳稳去出工，不再拖延推脱。别看只是一个小组长，作用可大了，如今仍在为山乡水利作贡献的龙山水库、开坑水库，便是华从柏领着村民们共同出力修筑的。

此后的几十年，华从柏始终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任何难办的事，只要组织开了口，他都倾力支持。2013年，华屋实施统一房改，很多村民舍不得将老房子拆除。华从柏心想，党员要带头，于是第一个站出来主动申请，推倒了自己的老房子。他深信组织说到做到，重新在老宅基地上建起新居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村里在集中连片民居的北面选了一块地，专门建造了一栋保障房，提供给五保户居住。房子位于蛤蟆岭下，地势略高，视线开阔，可谓站得高，望得远。由于华从柏腿脚不灵便，村里将他们夫妻俩安置在一楼住，方便进出。打开入户门，里面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

现在，华从柏夫妻俩享受着政府兜底保障，以华从柏的话来说，那就是“吃公家，穿公家，住公家的”。他说，现在的生活，还多亏了结对帮扶干部的悉心照料，没有儿子，却好像多了许多个子女。他如数家珍道：“现在的党员干部，和我们那时候一样，好着呢。经常来看我，问家里有没有需要帮忙的。看到灯光暗了，就买新灯泡换，还不肯收我的钱。电视声音不响了，又叫师傅来修。有时候，还叫上一帮人来家里搞卫生，弄得清清爽爽的。”

我和华从柏一起算了一笔账，现在，华从柏每月可以领到五保金615元，老党员补助100元，高龄补贴100元，刘桃秀每月有低保金515元，高

龄补贴100元，夫妻二人每年有17160元的补助收入，而且，各种补助的标准几乎每年都在提高。住房是免费的，看病最少可以报销九成，剩下的就是吃穿用度了。

正在我们说话的当儿，家庭医生来为两位老人检查身体了。医生为华从柏量完血压，乐呵呵地对他说：“血压很正常，身体好着呢。”

华从柏满心的欢喜都写在了脸上：“感谢共产党，我活了90多岁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。这辈子，跟党走，真是走对了。”

好日子，会来的

从众多气派的小洋楼中找到华割禾的家时，他正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笑咪咪地数钱。一百、两百，一十、二十……快活又满足的笑意从他黧黑的脸上荡开去，形成一圈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的涟漪。原来，他刚刚从市场卖菜回来，一下子进账四五百元。

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大门口，那是他专门用来运菜的。“现在一个月可以卖一万多元，苦瓜最好卖。”华割禾心情愉快，情不自禁对我说起了生意经。

别看华割禾现在笑容满面，其实，他是经历过贫穷和苦痛的人。

抬起头，我看见正门上方，钉有一块“光荣烈属”的牌匾。1952年出生的华割禾是一名地道的红军后代。爷爷华钦伦长征出发离开家乡时，华割禾的父亲华崇全才两岁。后来，爷爷华钦伦在长征途中壮烈牺牲，奶奶便带着唯一的儿子与华钦伦的兄弟并成一家，共同生活。奶奶操持家务，做饭洗衣，华钦伦的兄弟则租田种地，承担起了庇护孤儿寡母的责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华崇全做了十多年生产队长，在华屋小有声望。他结婚后，接连生下华割禾7个兄弟。

如果不是家中突遭变故，华割禾一家一向过着平静的生活。然而1997年，儿子突然查出患有尿毒症。这对华割禾夫妇而言，如五雷轰顶。那是他们唯一的儿子，才20岁呀，人生才刚刚起头。夫妻俩决定，砸锅卖铁也要救治他。2000年，终于等到肾源的华割禾夫妇，四处借钱，筹集了20多万元，让儿子进行手术。然而，强烈的排异反应，儿子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。术后一个多月，年仅23岁的儿子去世。

“就像天都塌下来了。”华割禾提及这段往事，不堪回首。那几年，他们给儿子治病的钱全是借的，满含悲苦地送别了儿子，又背下几十万元的巨债。

华割禾夫妇发誓要把债还清，他们决定种菜卖。那时候没有大棚，靠天吃饭，产量低。妻子谢二娣在家养母猪，养母牛，等猪和牛产了仔拉到市场上卖，一点一点地清偿着债务。只是这样的努力和天价的债务比起来，真是杯水车薪。最艰难的时候，他们总是互相打气：“好日子，一定会来的。”

果然，他们迎来了脱贫攻坚政策。

2014年，华割禾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帮扶干部来了，脱贫政策也来了。村里建好了大棚蔬菜基地，自动灌溉等基础设施全都做好了。村党支部书记找到华割禾，说：“你欠了那么多债，去种大棚菜吧。租金不贵，每年每亩700元。”华割禾能吃苦，他租下四亩多地，顺应着季节的变化和百姓的需求，将菜地种得满满当当。黄瓜、豆角、茄子、辣椒、葫芦……什么好卖种什么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的菜地第一年就丰产丰收，每天能出三四百斤菜。加上有邮政统一收购，都不用自己去市场卖，价钱也按合同给得高。当年，华割禾种菜的纯收入达四五万元，于2015年成功脱贫。

夫妻俩尝到了甜头，更加有劲头。政府经常请专家来进行技术指导，华割禾越种越有经验。他说：“种菜不算累，种好了只要淋点肥，大棚蔬菜不会长虫子，不用打药，灌溉又有机械设备，我们只需要上午去割菜，下午打好包就行。”

稳定可持续的经济收入，让华割禾很是满足：“感谢党和政府，帮了我们的大忙。”

对华割禾而言，帮大忙的事还在后头呢。2018年，华割禾突发结肠破裂，住进了医院，他心里怕极了，家里本来还有债务没还清，这一生病，不是又回到原点了吗？做手术前，他的女婿凑了6万元带到赣州，准备把钱交给医院，医生却告诉他，不用交。直到手术做完，他们都没有花一分钱。原来，按照贫困户医保政策，他享受先治病后结算的优待。最后结账时，华割禾担心地问医生花了不少钱，医生反倒安慰他说：“卡里余额还很足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2019年7月，华割禾遵照医生的叮嘱再次来到赣州，进行第二次手术。20多万元的手术费，最后结算下来，他自己只花了2万多元。现在，华割禾已经痊愈，又生龙活虎地忙碌在大棚蔬菜地里。他感慨万千地说：“党的政策好啊，要不是政府，哪里活得得好？卖屋都不够。”如今，69岁的华割禾还在勤勤恳恳地种菜，67岁的妻子谢二娣大多数时候一起种，农闲时就到华嬷嬷蔬菜基地摘黄瓜，一年也能增加几千元的收入。他们的小女儿在外务工，挣了钱就交给父母。一家人的日子是越过越舒心，越过越红火。

小康路，美梦圆

正午的日色时明时暗地映照在乡间大地上，空气有一些闷热，华水林停止了田间的活计，走

到高大宽阔的华屋祠堂来。祠堂里的烈士名录里，有华水林的爷爷华钦材。作为一名红军后代，1966年出生的华水林，从没有见过爷爷。

1934年10月，华钦材随红军北上，他的妻子是挺着大肚子送走他的。大约40天之后，华崇祁出生。“那时，我们家里只剩下太婆和奶奶两个大人，父亲是爷爷留下的唯一独苗。”华水林说，红军转移后，国民党反扑过来，对红军家属进行各种镇压，所幸华屋的老百姓非常团结，华崇祁在全村人的护佑下，长大成人了。

成年后的华崇祁接连生下了华水林六兄妹。孩子多，热闹是热闹，可是家里穷，只有两间半土坯房。等华水林六兄妹长大后各自成家，老房子已经容不下他们一起住了。他们只好各自外出打工，结了婚的拖家带口租房住，过年也只能轮流回家过，一家人生生创下了16年没有在一起吃过团年饭的纪录。

华水林的经历更是坎坷，在外奔波几十年，一直居无定所。“我开始在赣州租房住，跑了七八年摩的，帮人送货，打零工，后来回瑞金踏了三四年的三轮车，当搬运工挣点钱。有时在深圳，有时在会昌，有时又到了汕头……”多年的流浪，华水林已经很难准确回忆起在各地打工的先后顺序或时间长了，他和妻子把两个女儿寄养在孩子外婆家，自己到处租房。

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，是华水林做梦都在想的事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新房梦还真的一朝实现了。2015年春节，华水林一家搬进梦寐以求的一栋小洋楼里，几十年的漂泊史彻底结束。

事情还得从2012年开始说起，这一年，按照国家建设新农村的政策，华屋开始筹办统一拆迁建房。理事会征求村民意见，需要房子的先报名，华水林听说一栋房子要掏12万元左右，他想，就是借钱欠债也要把握住这个机会。

2014年9月份正式抓阄分房，那一天，华水林起了个大早，激动得手都打抖。无数次在梦中相遇的房子，如今就摆在眼前，66栋方方正正的三层小楼，哪一栋的户型设计、外观和楼间距都一样，它们的大门无不朝着南方，周围所住的邻居无不是华姓的亲人。

2015年春节，华崇祁夫妇、华水林一家，还有他们的兄弟姐妹与家属，16年来第一次在华屋的新房里欢天喜地过了一个团圆年。自然，此后的每一年，他们都可以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了。这个红军后代的家庭，如今已是四代同堂，全家有29口人。87岁的华崇祁和85岁的老伴，身体都还硬朗。尤其让华崇祁骄傲的是，他们家已经有了9个大学生，2个研究生。提起这些，老人脸上绽开了花，不迭声地说：“感谢党，教育得好。”

曾经四处漂泊、一身疲惫的华水林，如今真正回归家乡，不仅没有失去谋生的饭碗，反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。2015年3月，华水林在村委会的帮助下，租了8亩大棚，加上自己的2亩，种上了苦瓜、黄瓜、辣椒、豆角、黄芽白、上海青等应季蔬菜。第一年，华水林采下的蔬菜就卖了8万多元，除去投资，余纯利四五万元。

华水林是一个有种植理想的人。“我什么都想尝试一下。”他挠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是的，除了蔬菜，华水林还种瓜果，什么番石榴、小西红柿、百香果、芭乐、杨桃、菠萝、凤梨……各种时新水果，他都想种，还非种成功不可。他去福建、广东等地引进树苗，热带水果不好伺候，他就到处去学习技术。在一次次的现场指导下，他掌握了不少方法，再结合自己的经验，将10亩地侍弄得越来越好。

走进华水林的家，厅堂里堆满了瓜果蔬菜。偌大的屋子，楼上楼下，出入自在。想想从前逼仄的日子，简直天上下地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家还可以腾出4个房间用来做民宿，有团队客人来村里住宿时，村里会统一将客人分派到各家住，可以有100元一间的收入。他的大女儿在小学教书，每月也有三四千元的工资。在2020年的明白卡上，记载着华水林一家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万多元。

走在铺着青砖的华屋广场上，我注意到华水林打着一双赤脚。他笑呵呵地说：“赤脚好啊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”停了一会儿，他又对我道出肺腑之言：“从前是到处奔波，整天发愁没事做，怕挣不到钱。现在呢，安居乐业，每天过得很充实，只担心事情做不完。”

多么好啊，一双赤脚，连接着令人安心的地气；一个四处漂泊的人，终于把脚跟紧紧地扎在了家乡的土地上。

同为红军后代，华从柏、华割禾和华水林的故事远不是华屋的全部。今天的华屋，已经成为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“全国社区建设示范点”“生态秀美乡村”“文明村镇”，华屋村民，小康生活梦圆。

何止如此呢，整个黄沙村，整个赣南，整个中国大地，都发生着沧桑巨变。如今，在黄沙村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生长着4000箱蜜蜂，200亩白莲，200亩香芋，200亩油茶……他们用革命的干劲、发展产业，成立合作社，建立电商基地。

～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曾经的华屋很红，如今的华屋很绿。乡村行行走，注目，我看到更多美好的事情在这片热土上开花散叶，映衬着人们郁郁葱葱的新生活。

悠悠古桥

□殷文惊



我从小很喜欢桥，特别是喜欢站在桥上看风景。信丰县虎山乡有许多座古桥，其中最著名的当然首推玉带桥，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虎山，古名壶山，因形似一只巨虎而得名。虎山是信丰、安远、定南三县的交界山，称为一山“骑”三县，它海拔1015.7米，是信丰县的最高峰，山高林密，流水潺潺。虎山乡位于信丰东南部，离县城51公里，是信丰最边远的乡镇之一。我离开虎山已经36年了，那里优美的风景，纯朴的民风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但是，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那里的古桥，特别是那两座最有特色的古廊桥，当地人称为瓦桥。

1982年的秋天，我大学毕业分配在虎山中学当老师，从安西坐班车去虎山，45座的班车挤满了七八十号人，而且我买的是站票，20多公里的路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，到达虎山公社大门口时，我的双腿被挤得麻木，几乎站不稳了。这时，中学的郭主任带了几名学生来接我，帮我搬行李。刚走了两百多米的马路，便经过一座廊桥，中学便在对面的桥头，这是我第一次走过并认识古廊桥。这座廊桥在虎山圩下游，学校旁边，是中学师生和小寨，中心村禾树园等老表通往虎山圩（又称隘高圩）的必经之路。廊桥是一座二墩三孔的廊式拱桥，全长八十米左右，桥面铺装横木，上面是木结构的长廊，并盖上青瓦，两边装有两排长木供人休息入座，两端有桥头堡，建筑年代不详，大约建于清代。

从此，我就与此桥有缘，每天从晨跑到傍晚散步，我都要经过它，它与我的生活密切相关，全校师生也是如此。因是廊桥上面盖了瓦，自然能遮风挡雨。当时，许多学生下课后喜欢聚在桥上休息嬉闹，尤其是逢圩的日子，桥上有几位小贩在那摆摊，卖瓜子、豆饼、油果之类的小吃，像个小街市，热闹得很。每到周末，学校师生回家去了，廊桥上才有了安静。因我是外乡人，很少回家，所以这个时候，我常常独自一人站在桥上，看着桥下的流水奔腾不息，凝望着高高的虎山崇和遥远的天边。学校旁边的水轮泵站上下，水流湍急，河水清澈见底，夜晚我常常枕着哗哗的河水入眠。每到夏天，这里简直就是个天然浴场，圩上的居民和学校的师生，都在此游泳洗衣，热闹非凡。

三年后的春天，一纸调令我离开了虎中，也离开了我心爱的廊桥。那天学校开了欢送会后，学生们知道我要走了，许多人拿着买来的小笔记本之类的礼品，蜂拥着追到廊桥上来。望着这些稚气可爱的脸和不舍的眼神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涌了出来，心灵的内疚撕裂着我。此时我想起了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：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…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，有人告诉我，虎山中学附近修了座水泥大桥，原来这座古廊桥被拆除了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疼了好几天！

另一座更著名的古廊桥自然是玉带桥，刚到虎中的时候，常听同事们说起，但一直没机会去一睹芳容。刚好在志杰办工作的许老师写信给我，说续修县志需要有关玉带桥的资料，他年纪大不太方便来，叫我抽空去看看玉带桥，把桥的情况，特别是桥上有文字的东西抄下来，最好有照片寄给他。

一天周末，我请当地的郭老师做向导，我俩骑自行车，游览了玉带桥。初次见玉带桥，我确实被它的气势雄伟、奇特的构造和美丽的造型所震撼。玉带桥又名“风蛟桥”，建于清乾隆五年（公元1740年），由当地富翁余凤岐募资所建，位于虎山乡中心村的虎山河上，因其弧形如玉带飞跨于崇山峻岭之中，凌驾于滔滔激流之上，故名。该桥平面呈“C”字形，南北纵向横跨山河，桥全长81.8米，宽4.5米，桥面用灰麻条石和鹅卵石铺成，两端各建有桥头堡，屋面为悬山式，青瓦覆顶，两端和中间各建砖木结构的九脊翘角堡顶，中间堡亭兼神庙，并设有神龛，有佛像供人祭拜。桥身为当地盛产的坚固砾石砌成，造型为三拱两墩桥，桥墩为船行。规模如此宏大的石拱屋廊桥，无论是历史价值、科学价值，还是建筑工艺，都是极高的，可与赵州桥媲美。古时，玉带桥为信丰通往广东和平、兴宁等地的交通要道，已历经200多年的风雨，桥体仍然坚固如初。

当时，我把桥上横额上、石柱上刻写的对联，以及墙上一首用木炭写的无名诗：“远近闻名玉带桥，两岸峻峰入云霄，奔腾河水泻千里，玉带飞锁两山腰。”抄了下来寄给了许老师，可惜当时没有相机，没寄去相片。2005年，虎山乡政府筹措了一部分资金，对玉带桥的桥面以上部分进行维修。当时桥头堡两边要征集楹联，本人的一副有幸被选上，现刻在南北：“赣粤联姻牵玉带，商贾如云跨长虹。”北边的是罗健枫老先生所撰：“玉脱碧水润春色，拳腾银龙壮群山。”

关于玉带桥，当地民间有个美丽而悲壮传说：此地的虎山河水深湍急，波涛汹涌，驿道两岸相隔千里，行人靠船摆渡过河，颇为艰难，船翻人亡的事时有发生。为方便来往客商，造福一方百姓，当地富翁余凤岐倾其所有家产，在此建桥。在余凤岐的艰辛努力下，玉带桥终于竣工，但他却因操劳过度一病不起，含笑离开了人世。后来人们传说余凤岐的造桥善举感动了神明，他逝世后几十年，转世在大庾的戴家出身，长大后考上了状元……为了纪念他的功德，民间又把玉带桥称为“余戴桥”。

目前，一条高速公路在古桥的上空穿山而过，车辆疾驰行驶。古桥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但它仍然是一座历史丰碑，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，更是当地乡村旅游的一个著名景点。

古语云，百善孝为先，但除此之外，民间最普遍的善举还是修桥修路，在人们的心中，桥也许不仅仅是便于通行，更便于沟通心灵……

